

聯 合 國



# 安 全 理 事 會

## 正 式 紀 錄

第 八 年

第六二二次會議

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

紐 約

---

###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事日程(S/Agenda/622) .....	1
向前任主席致敬 .....	1
通過議事日程 .....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按季刊行。**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 第六百二十二次會議

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 Mr. F. URRUTIA(哥倫比亞)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智利、中國、哥倫比亞、丹麥、法蘭西、希臘、黎巴嫩、巴基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 臨時議事日程

- 一. 通過議事日程(S/Agenda/622)。
- 二.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阿富汗、緬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亞、巴基斯坦、菲律賓、蘇地亞拉伯、敘利亞、泰國及葉門等國代表關於摩洛哥事件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3085)。

### 向前任主席致敬

一 主席：本人代表理事會全體代表向蔣先生致謝 因為他在過去一月中對於我們工作的推進，領導有方。蔣先生的才智一向對於安全理事會有很大的幫助，本人確信他領導工作的情形再度證明了該項事實。

二. 蔣先生(中國) 主席，本人承閣下對本人在過去一月中所盡棉薄誇獎備至，深為感荷。

### 通過議事日程

三. 主席 安全理事會此刻將繼續討論通過議事日程。

四. Mr. Charles MALIK(黎巴嫩)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聽到關於這個重要問題的許多陳述。在本人這方面，本人仍在研究法國代表的陳述 [第六一九次會議]，並因它有特別的重要性，本人不願在目前提出對於它的意見。本人將保留在會議以後的階段中提出該項意見的權利。但是，在目前本人要提到美國代表 [第六二〇次會議]，英聯王國代表 [第六二〇次會議] 和希臘代表 [第六二一次會議] 所提出的值得注意的陳述，並且在黎巴嫩代表團方面，要提出若干項意見。

本人要先提到希臘代表的陳述。

五. 希臘代表在我們昨天的會議中 [第六二一次會議] 曾說明他確曾懷抱着一個信念，就是說我們

在理事會中所作的決定無論如何不得危害或妨礙大會審議及決定這個項目的機會。他曾提到聯合國憲章第十二條來支持他的論據。本人也許不會瞭解希臘代表的意見，但是第十二條確未規定安全理事會所討論的任何項目不得同時亦由大會予以討論。第十二條所規定的是當安全理事會據有任何項目時，大會在同時不得提出任何積極的建議。根據憲章，並沒有阻止大會審議它所決定列入其議程的任何項目的規定。第十二條規定它對於安全理事會正在審議的問題不得提出建議。第十二條第一項如下

“當安全理事會對於任何爭端或情勢，正在執行本憲章所授予該會之職務時，大會非經安全理事會請求，對於該項爭端或情勢，不得提出任何建議。”

至於某一項是否應予列入大會議事日程的問題，這是由第十條和第十一條第二項所規定的，在這兩條內均未規定有任何限制，祇要該問題是在憲章範圍之內的話。

六 照本人的意見，希臘代表的關切是值得誇獎的。本人欣悉他亟盼理事會不採取任何足使大會不克審議這個擬議的項目的措施；本人備悉他對於這個問題不存成見，引為欣慰，而本人確信當這個問題提到大會的時候，他一定會以公開坦白的態度來審議這個問題。本人想本人業已指明，這個問題絕不會因為憲章有任何規定而使大會不能審議，這樣的危機是不會有的；但是希臘代表在昨天所指出的危機，倒是有的，就是說，一旦安全理事會據有——並繼續據有——這個項目，大會即使決定要討論這個項目，也許就不能提出有關該項目的建議了。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七 但是本人要與希臘代表訂立一個合約。本人要告訴他倘若他在目前投票贊成將該項目列入安全理事會議事日程的話——而一個正面的決定在最後也許完全要看他怎麼投票而定，因為本人還不知道其他代表團將如何投票，它們中間有幾個還沒有發表意見——又倘若由於他的這種有禮貌的投票，安全理事會據有該項目的話，那末，當大會開會的時候，本人就在安全理事會裏提出把那個問題從理

事會的議程中撤消。本人確信既然希臘代表將幫助我們使安全理事會擁有這個問題，他亦會幫忙來投票將該項目從理事會的議程中撤消的。本人想這是一個很公平的合約，而這應當可以完全消滅他的憂慮，這種憂慮本人是同情的。因此，本人希望他能對於本人的建議作適當的考慮。

八．本人不知道希臘代表在辯論開始以前將如何投票，但是假定他先前有意投票反對將該項目列入議事日程，這樣的假定不是虛誕不合理的。我們欣悉在昨天的會議中他已多少改變了立場，因為他已決定棄權。本人極盼望經過今明兩日所舉行的辯論後，他能更進一步把立場改過來，使他能覺得投票贊成該項目列入議程是正當和有幫助的。本人確信——因為他昨天曾加重指出本人所知道的希臘代表團一向憑藉的原則，就是公開坦白和門戶開放的原則——希臘代表將再度考慮他對於這個問題所採取的立場，在最後也許他可以投票贊成將該項目列入議程。本人無須說明在這樣做的時候，他不會妨礙這個問題的實體，亦決不會妨礙希臘代表團對於這個問題的實體所採取的立場。

九．此刻本人要提到英聯王國代表所提出的意見。他今天不在座本人引為遺憾，但是本人確信代表他的 Mr Crosthwaite 亦會忠實地代表我們向他報告我們對於他所採取的立場所發表的意見。

一〇．我們大家都記得英聯王國代表 Sir Gladwyn Jebb 曾引[第六二〇次會議]安全理事會以往的成例，這倒滿有意思；他是一位英國人，無怪他對人生許多事情都得根據成例和傳統。他提到突尼西亞的事件。他說目前的情形和該事件有許多類似的。當他談到十三個國家申請向理事會陳述意見時，他就引過去的三個案例，他說當時也有類似的申請被拒絕了。他似乎根據這些成例主張我們在目前對這申請可以置之不理。

一一．我們固然尊重英國人根據成例，依靠經驗的處事方法，但顯然的，成例本身幾乎是不能證明什麼的。成例是重要的——本人決不否認它們的重要性——但是，並無決定性，這一點是重要的。為對 Sir Gladwyn Jebb 公平起見，本人想他一定不堅持它們是有決定性的。他曾利用以成例為根據的理由來支持加強其他以原則為根據的理由。

一二．在所提任何意見中有決定性的是採取某種成例而不採取其他成例的選擇原則、動機和所牽涉的利益。恰好我們是面對着安全理事會一部冗長的歷史。正如我們可以利用聖經或亞理斯多德所說

的話來證明幾乎一切的事情，我們亦可以利用安全理事會歷史中的任何成例來作為辯論的根據，因為安全理事會的這類成例是很多的。

一三．像 Sir Gladwyn Jebb 一樣，本人曾對理事會的歷史做過一番研究工作。本人在此刻覺得本人可以列舉同樣有力或在事實上更為有力的成例來為我們的申請作辯護。本着希臘代表昨天苦口婆心勸我們採取的公開坦白的精神，本人誠摯的希望 Sir Gladwyn Jebb 聆悉了 Mr Crosthwaite 的忠實報道以後，在考慮到本人根據一己的利益和個人的選擇原則而列舉的成例的時候，能重新考慮他本人所提的成例是否正確。

一四．本人首先要援引的是一九四八年三月所提出的一個有名的案件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案。本人不知道在座各位中有那幾位當時會出席理事會，但是本人確知蔣先生是出席的，並且他一定能夠記得本人所將宣讀的一段。本人希望英聯王國代表團能注意這些案例，以便提醒 Sir Gladwyn。本人確信倘若他昨天提到本人此刻所宣讀的一段並加以說明謂雖然確有這些其他的成例，但他認為他所宣讀的更為重要，——如果他那樣說，那末，他也許更能使本人信服。本人想那樣才能使人更為信服。

一五．無論如何，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七日安全理事會第二六八次會議中，討論是否應將智利所提關於捷克斯洛伐克的項目列入議程時，英聯王國代表——本人想是 Sir Alexander Cadogan ——曾說[第二六八次會議，第九十四頁]

“蘇聯代表確曾說這種指控純屬向壁虛造，無根之說，而且是嚴重的誹謗；但這不是處理這個案件的辦法。在本人看來，安全理事會所應做的是進行調查這個嚴重的指控，並給予提出該項指控的人以證實的機會，同時給予蘇聯提出反駁的機會。因此，本人將投票贊成將該項目列入議程。”

在該次辯論中，倘若我們以“摩洛哥”字樣替代“捷克斯洛伐克”字樣；以“十五個亞洲及非洲國家”替代“智利”字樣；而以我們的這位卓越的同事法蘭西代表的姓名來替代在當時曾提出反對意見的蘇聯——倘若我們作這樣三項簡單的更改，本人可以保證一切所說的話都可以準用於我們目前的討論。因此，雖然 Sir Gladwyn 對於我們的指控不會用“向壁虛造，無根之說，而且是嚴重的誹謗”等語，而他的前任代表對於一九四八年所提出的類似的指控曾說過這話，並且他在最後曾說明唯一合理的辦法是將該項目列入安全理事會議程，由雙方對論詰難。

一六．在同一次會議中，敘利亞代表曾說〔第二六八次會議，第九十五頁〕：

“雖然，安全理事會在未研究這個問題以前，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改組究竟是表示其人民本身及其政黨的自發運動抑係受外來不法壓力所致的結果，不能提出任何意見。將該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議程並非說安全理事會已就該問題的實體，就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是否係國內管轄的事件，抑係屬於安全理事會管轄範圍內事件的問題提出任何意見。無論如何，這個問題應當研究，安全理事會保留在該項研究完成以後提出意見的權利。”

這段話本人不用提出意見。這是很清楚的，本人想這亦可以適用於目前這個事件。

一七．此外，本人又找到哥倫比亞代表當時所說的一段極有意義的話——主席對於這一段話也許會發生興趣，因為哥倫比亞當時有一位代表出席理事會。本人必須承認到目前為止本人還不知道主席對這個問題究竟採取什麼立場。但是，同時，這段話可以使他明白當時的情形；因為倘若他所採取的立場不出本人所料，這段話益足以加強他的信念；不然，則也許可以使他改變其初衷。無論如何，這是很意思的。哥倫比亞代表曾說〔第二六八次會議，第九十五頁〕：

“本人實質上同意英聯王國代表所說，贊成將這個項目列入安全理事會議事日程。”

一八．現在轉過來討論法國代表所說的話。他的話更令人興奮。Mr. Hoppenot 必能原諒本人援引英文本，因為本人很抱歉沒有充分的時間來儘量研究，使得本人可以引他的法文原文，但是本人想這是夠明白的了，因為本人絕對相信聯合國翻譯的忠實。本人現在要引法國代表在當時所說的話〔第二六八次會議，第九十八頁〕，本人相信 Mr Hoppenot 的同事中一定有幾位還記得這樁事的：

“已經有好幾次”——本人想這是 Mr. Parodi 說的話——“當我們在討論過去所發生的許多問題時，我們曾有機會來討論是否有些問題應當列入議事日程。例如，以前烏克蘭社會主義共和國對於希臘問題提出控訴的時候，我們曾經有過這樣的討論。當時一位安全理事會代表反對將該問題列入議程。本人當時所採取的立場即在今日仍無須改變。這立場是：要討論一個問題，必須將那個問題列入議程；倘若有人爭辯說——像方才蘇聯代表所爭辯的——向

安全理事會所提的一項控訴並無事實為證，那末，我們仍舊必須研究是否事實確係如此；倘若我們要這樣做的話，第一必須將該問題列入議程。”

一九．本人認為我們雖然非常尊重 Mr. Hoppenot 那一天所說的話〔第六一九次會議〕，這比 Mr. Hoppenot 那一天就目前的事件而說的話更真實地接近笛卡兒的哲學。

二〇．美利堅合眾國代表亦曾說過話，本人確信 Mr. Wadsworth 願意聽到下列一段引證〔第二六八次會議，第九十九頁〕。

“倘若這些指控是真實的話，那末，顯然的，這個問題在本質上就不屬於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管轄範圍之內了，因為這是聯合國一個會員國對於另外一個會員國採取不法行動所致的結果。”

二一．本人知道 Sir Gladwyn 明天會答覆——也許 Mr. Crosthwaite 代答。他們將要說“不錯，我們在這裏所處理的並非聯合國兩會員國的事，而是一項完全屬於法國國內管轄範圍內的事”。那幾位坐在 Mr Crosthwaite 背後也許要擬具一個綱要來準備答辯的先生們正在點頭。這一點本人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我們並不加以否認；我們說這個問題牽涉到國際和平與安全，我們承認這一點；而你們否認這一點。因此，美國代表其餘的論證正好適用於從你們所承認與否認而產生的情形。美利堅合眾國代表當時曾說〔第二六八次會議，第九十九頁〕

“因此，為確定這個案件是否是第二條第七項所指的事件，安全理事會必須考慮智利所提的控訴。”

為確定這是否是第二條第七項所指的事件，就必須採取該項步驟，就是說我們必須首先將它列入安全理事會議程，予以審議。本人想這正好適用於我們目前的案件。

二二．比利時代表也發表過意見。本人將引比利時代表所說的話，雖然比利時此刻沒有代表在座，因為我們都知道選舉理事會理事時是顧及地域上的分配的，在事實上，這是一項極重要的考慮。本人確信我們大家都記得這一點的。我們屬於某一區域的代表們每一位都記得他在這裏是真正代表他的政府和國家，同時他亦屬於他隸屬的那個區域 因此，當本人徵引比利時代表的時候，本人特別想到我們的同事丹麥代表，他是在座並且他代表西歐，正如比利時代表在五年以前代表西歐一樣。在目前本人

不知道丹麥代表關於這個問題要說些什麼，但是本人所說的話亦同樣地可以適用於哥倫比亞代表。這是比利時代表在當時所說的話[第二六八次會議，第一〇〇頁]。

“智利代表在向理事會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他是行使憲章所賦與他的一項權利，一旦證明了該項申請是由一個會員國提出且係根據憲章中某一條的規定時，安全理事會就不能隨便拒絕將該項目列入議程。”

二三 目前的申請是由聯合國十五個會員國所提出的，並且的確是根據憲章的，因為我們已證實確有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情勢，並且它的確是在憲章範圍之內的。比利時代表此後會接着說：

“在這個案件中，這些條件顯然已經備具了。不但如此，將該項目列入議程不過解決了是否接受該項目的問題，絕不妨礙關於這個問題的實體的決定，或關於理事會的管轄權的決定。”

二四 小國家通常都沒有負有較大責任的國家代表們心目中所有的那些困難，偏見和複雜問題。因此，當比利時代表在這裏發言的時候，他可以這樣坦白地說話，心目中絕無葛藤，本人想我們這些屬於較小國家的代表們均應從這一點上獲得利益。本人特別要將這一段陳述介紹給我們的同事丹麥代表。

二五 但這還不是全部的情形。我們大家都記得英聯王國關於伊朗問題促請理事會採取行動的案件，而本人亦要來徵引幾段話。在安全理事會第五五九次會議中，厄瓜多代表曾說[第五五九次會議，第五段]

“聯合國會員國對於某種情勢或行動認為可能有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危險因而提出控訴時，我不明白安全理事會如何能夠拒絕將此種控訴列入理事會議程。”

二六 在同一次會議中，印度代表曾說[第五五九次會議，第四十段]：

“即使祇是爲了決定職權問題與管轄權問題，我們也應當有關係雙方舉出的各項事實

印度代表團贊成將此項目列入議程 印度代表團所投贊成票與管轄權問題無涉，祇是對我們應否討論此事以便決定管轄權與其他有關問題一節表示肯定意見而已。”

二七 在同時法國代表曾說[第五五九次會議，第二十六段及第二十七段]

“若干代表團已經贊同將英聯王國控訴列入理事會議程”——在這裏所提到的是最有意義的，因為它完全沒有任何外來的牽涉，並且它是採取一種可以說明這個問題的最合邏輯的方式——“伊朗政府不遵守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國際法院指示臨時辦法的項目”。但是，另有一些代表認為此事不屬理事會職權範圍，因此反對將此項目列入議程。

“法國代表團認為理事會各理事對於此事的意見如此分歧，顯有從長討論的必要。所以，法國代表團將投票贊成由理事會審議這項控訴。”

二八 法國代表之所以提出這種意見完全是因為在事實上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在他看來，只要有兩種觀點，理事會就得把這個項目列入議事日程。

二九 嗣後，在同一次辯論中，理事會主席巴西代表曾說[第五六二次會議，第九段]：

“理事會對其議程所載的某一項目非候徹底研究並經請求依照憲章決定某種行動途徑後無法確定自己是否有權處理該項目。由於安全理事會在其職權問題未獲解決以前，依然有權促請關係各方自行選擇方法，和平解決他們的爭端，所以這是當然的結果。”

三〇 本人方才所援引的兩個重要案例，一個是捷克斯洛伐克案，另外一個是英聯王國與伊朗爭端案；從節錄其中議事紀錄各段話看來，本人覺得很顯然的安理事會的慣例是 當一個項目是否值得討論或理事會是否有權審議該項目發生疑問時，該項目應先予列入議程，俾關係各方得有在理事會中陳述意見的機會。對於目前的案件，我們實在沒有理由改變一向的慣例。

三一 以成例爲辯論的根據，本人方才說過，是重要的，但這並沒有決定性。最基本的是 我們必須根據每一個案件的本身情形來作決定。當然，我們已經爲這些情形辯護，並且本人相信我們還有替它們爭辯的機會。本人剛才提到 Sir Gladwyn Jebb 的陳述並引證以前各代表所說的話來反駁他的論證；本人覺得爲公平起見必須說明 Sir Gladwyn 的態度不無積極性和令人樂觀的成份。本人將在這裏徵引並指出他那一天所提出的幾點意見。Sir Gladwyn 曾說[第六二〇次會議，第二十七段]：

“一九五二年理事會討論突尼西亞問題時，本人曾促請理事會根據理智進行討論，而不要

感情用事”。——關於這一點，本人完全同意他的意見——“當時本人曾說，英國政府會首先承認許多非獨立領土內都有民族情緒存在，而且在這種技術和教育進展的時代裏，現行制度也不能一成不變地維持下去。”

三二．這是一項最重要的陳述，並且是從一個在過去與現在對於非獨立領土的管理有廣泛經驗的國家，並且最重要的是從一個最近曾使印度與巴基斯坦獲得完全獨立地位的國家所宣佈的，當本人讀到這幾句話時，深感欽佩。Sir Gladwyn 在說明了許多非獨立領土內都有民族情緒存在，而且在這種技術和教育進展的時代裏現行制度也不能一成不變地維持下去以後，他接着說

“當時本人說過這種話，現在本人再重複一遍。實際上本人認為所有這些理由今日仍都適用”。——這就是說，適用於目前的摩洛哥事件——“趨向自治的進展必須和平有序”。

本人絕對同意他的意見，但是當完全沒有進展的時候，那末，本人就希望要知道在這個案件中除非破壞那個必須“和平有序”的原則以外更有什麼方法可以獲得進展。因此，本人一方面強調 Sir Gladwyn Jebb 所說的話並且予以讚揚，一方面却希望英聯王國將盡其全力來促成和平有序的進展，不論在何處倘若這種進展為消除民族情緒所必需的話，倘若這種情緒在“許多非獨立領土內”存在的話，那末，“在這種技術和教育進展的時代裏”必須在某種限度內予以滿足，或在可能最公平的範圍予以滿足。

三三．本人業已徵引了 Sir Gladwyn Jebb 所說關於這些問題本人認為重要值得我們記得的話。本人希望宣讀另外一項徵引，這一次不是從英聯王國官方資料中得來的，而是從一個極有地位的出版物方面徵引的。本人要提到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經濟學人報 (*The Economist*)。本人將宣讀該極有地位的英國雜誌中極簡短的一段，本人認為該段在某種限度內表示英國人心目中對於目前情形所有的顧慮。當然，該雜誌並無代表英聯王國政府正式發言的權力。

“馬若克時 (Marrakesh) 的都統對拉巴特 (Rabat) 的國王；貝爾伯人對亞拉伯人；死硬派對前進份子。倘若摩洛哥上星期末所發生的紛擾可以這樣簡單的解釋，巴黎方面也就滿意了。倘若它可以對這種衝突袖手旁觀或甚至以不存偏私的公斷人的腳色出場，那末，它更可以沾沾自喜自慶，但是法國政府不能以局外人自居。

倘若馬若克時的都統 El Glaoui 設法來推翻摩洛哥的國王，像他在上星期末所做的那樣，法國就要負嚴重的責任。法國之所以牽涉於此事，第一，因為將摩洛哥置於法國保護之下的條約規定法國應以全力支持國王；第二，法國採行由其本國人控制的中央集權制，這種足以策萬全的政制原可遏止那種行動，如果它存心要遏止的話；第三，倘若都統沒有理由相信他能獲得法國的核准，他不曾採取在最近幾個月內他所採取的措施。”

這一本雜誌接着說：

“這些紊亂事件的結果如何呢？‘分而治之’的辦法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政策，而法國的死硬派可以說他們又獲得勝利了，但是，這一次已經產生了分得太厲害的象徵。此時法國必須應付一位受恐嚇的和心懷怨恨的國王，一位失望的 Glaoui，一個採取較其原來目標更為激烈的 Istiqlal 黨，在各主要城市內所發生的衝突和謀殺案，一項公開的宗教方面的爭執，並且沒有一個可以幫助確立未來政策的摩洛哥重要團體。

“是否有很多法國人相信他們可以教摩洛哥青年人實行民主之道，而同時可以阻撓非洲的改革？抑或他們相信可以支持封建主義元老如 Glaoui 之流來破壞法僑所造成的無產階級願望由是而拯救在該地的法僑？又他們是否相信可以用強大武力來治理一個擁有五處由美國空軍管理的北大西洋條約組織根據地的領土？”顯然這並不代表英聯王國的官方意見，但是代表一個極有地位的英國雜誌的意見。

三四．此刻本人願意對於 Mr. Lodge 在理事會中那一天 [第六二〇次會議] 所作陳述說幾句話。本人將首先提到消極方面的意見，然後再提到應予加重指出的那些部份，這些部份是全世界都應當知道的。

三五．在消極方面，Mr. Lodge 提到誠實與現實的問題。他說從誠實與現實方面來講，他覺得摩洛哥的目前情形並未發生國際方面的葛藤足使安全理事會據有該問題。我們不能同意 Mr. Lodge 的意見。我們業已提出了關於目前情形的許多葛藤，足證這正是安全理事會應當受理的一個案件。

三六．本人願意宣讀在 Mr. Lodge 發言以後報紙上所發表文章的節錄。本人希望在本人的宣讀這些文章並提出意見以後，Mr. Lodge 和他的同事將重新考慮他們對於這個問題所採取的立場。因為他

們若能根據公開坦白的原則，也許就會改變他們的意見，並投票贊成將該項目列入議程。我們對這案件不希望僅獲得過半數的決定；我們是希望能獲得一致的決定——包括法國代表所投的票在內——將該項目列入議程；我們所定的目標是這樣高的。我們想倘若我們將該項目列入議程並由理事會代表充分予以討論，這決不會對於任何人有害的。

三七．下列一則新聞係美聯社從卡薩布蘭卡發出，登在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的紐約時報：

“美國軍事當局業已在該法國保護地內三個美國噴射機及戰鬥機基地的週圍增加衛隊人數一倍。該當局的最大的顧慮是在法屬摩洛哥的美國人一萬五千名可能因法國人與非法的 Istiqlal 黨發生衝突而遭殃，那個黨係贊成以暴力為這個北非國家謀取完全獨立的國民黨團體。”

三八．那末似乎在這裏業已發生了影響全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糾葛，而 Mr. Lodge 在理事會中作該項陳述時並沒有考慮到這些事實。

三九．本人願意再引紐約時報的另外一段新聞——這次是美聯社從開羅所發的通訊，載於一九五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的時報：

“Al Azhar 大學的 Ulema 理事會——一個有勢力的回教集團——會要求舉行全面的經濟及社會抵制運動，以對付法國及所有支持法國在摩洛哥政策的人。該理事會稱法國在摩洛哥所採取的政策將逼使全世界的回教徒利用他們所有的一切力量來對法國作戰。”

四〇．這些事實是很有意義的；它們與目前的案件有關；這便是我們在提到這個問題的糾葛時所指的事實。Mr. Lodge 於決定應否將該項目列入議程時應予顧及。

四一．本人願順帶提及最後一篇關於摩洛哥情形的文章，該文載在今天早上出版的紐約先鋒論壇報第二頁。本人不打算把它念出來，祇想請理事會各位代表注意吧了。

四二．倘若美國代表團能夠縝密地考慮到這些事實的話，它就能瞭解我們的理由，就是說我們正面對着一個從國際觀點上看起來係危險和不正常的情况。

四三．本人此刻要提到 Mr. Lodge 的某數項陳述，我們必須強調這些陳述，並且覺得這是值得我們感激的。Mr. Lodge 曾說[第六二〇次會議，第九段]：

“美利堅合衆國絕對是今天世界上各國的一個偉大榜樣；不但美國本國自行擺脫了殖民地地位，並且協助其他國家得到解放。對於聯合國成立後的短時期內，非蘇維埃世界裏已有六萬萬人獲得獨立的事實，我們鼓掌稱慶。

法國曾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三日發表印度支那三聯邦完全獨立的政策，我們最近曾公開表示歡迎。我們希望摩洛哥和其他各地都進一步自治。這是我們的觀感。”

四四．本人想倘若我們能強調美國代表所說的那些話，使全世界的人都能對於這些話加以思量，並由 Mr. Lodge 在這裏的代表轉達他本人請盡力使他在討論摩洛哥問題時，所宣佈的目標得以實現，這才是公正的辦法。

四五．Mr. KYROU (希臘)：本人像在過去一樣不但曾以最大注意力並感覺到十分高興來聽取我們的同事和朋友黎巴嫩代表所作陳述，雖然，坦白的說來，有時候本人覺得 Mr. Malik 有點怪癖。事實上，本人覺得他正在設法來打聽安全理事會中三位還沒有發表意見的代表將如何投票，這三位代表就是為哥倫比亞代表的主席和丹麥及智利代表。黎巴嫩代表一方面顯然亟願知道這三個有決定性的票將如何投法，他曾竭力設法來勸導本人來改變希臘代表團的投票，從棄權改到投可決票，而在他這樣做的時候是根據着一種完全公開坦白的觀念的。本人在昨天曾提出這種觀念[第六二一次會議]。本人對於黎巴嫩代表雖極崇敬，但是本人也許應當請他注意公開坦白的觀念是不宜牽強引伸的。倘若我們將該項觀念稍予引伸的話，那末我們為什麼不請求 Mr. Malik ——他當然是以公開坦白的態度來出席這些會議的——接受 Hoppenot 大使所提出的意見，而投票反對將該案件列入議程呢？

四六．本人曾說希臘代表團是絕對公開坦白的；倘若各位允許的話，本人願意徵引昨天會議的速記紀錄中本人所說的一段話。本人曾說我們是“門戶公開”原則的倡導者，但是本人非常謹慎並曾接着說“門戶公開原則牽涉到一項附帶問題，其適用與否須視是否具備一項必要的條件而定”。本人又接着說[第六二一次會議，第六段]：

“這項條件就是：是否有合理的保證足以確保在某一種情形下對某一案件適用該項原則，將有裨於所審議的案件。”

本人又說[第七段]



“因此，關於我們在目前所討論的具體案件，我們業已聆悉各方的議論，他們都反對十五國代表團的主張，該十五國代表團在它們的公函中(S/3085)說明我們正面臨着‘國際糾紛及妨礙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危機’。因此，倘若我們將摩洛哥問題列入我們的議事日程，我們自可逆料屆時討論安全理事會權限問題，爭辯必極激烈，致使我們無法在討論過程的下一階段中達成一項積極性的解決辦法。”

四七．關於憲章第十二條第一項的解釋，本人完全同意 Mr. Malik 的意見。本人的確同意他所說“當安全理事會對於任何爭端或情勢，正在執行本憲章所授予該會之職務時”，大會雖不能提出任何有關該項爭端或情勢的建議，但可予以討論。但是這有什麼用呢？Mr. Malik 確曾努力——也許較我們任何一位都努力——使大會變成一個有用的機構，並使大會通過有用的決議案。Mr. Malik 是否願意在目前要設法使大會變成一個辯論會呢？本人不信這是 Mr. Malik 所希望的事。

四八．Mr. HAMDANI(巴基斯坦)：我們到目前為止所聽到的有價值的陳述中有法國、美利堅合衆國、英聯王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等國代表的陳述，這些國家不但是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並且是簽訂一九〇六年敖幾西拉斯議定書的當事國。由於它們所負的重大責任和它們對於任何有關摩洛哥事件的不斷關注，它們的聲述，彌足珍貴，值得我們縝密的考慮。但是，本人確信，這些代表團對於摩洛哥問題看法的不同不會不爲人所注意。

四九．讓我們先看 Mr. Lodge 的陳述。他說[第六二〇次會議，第九段]：

“我們... 必須決定摩洛哥的事態發展是否構成一種情勢，其繼續存在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

五〇．這個正好是我們的意見。因此，當 Mr. Lodge 說他將投票反對將該項目列入議程的時候，我們深爲訝異。當然凡熟悉聯合國程序的人都知道將該項目列入議程的緣故就是要像他所建議的，決定——本人重說一遍決定——該項目的內容是否構成一種情勢，其繼續存在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美國如投票反對將該項目列入議程，則將產生一種影響，就是說我們不必進行討論來決定摩洛哥事件是否構成對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種威脅，但是，根據表面上的情形，我們必須假定它們不能構

成一種威脅，因此，美國甚至不擬投票贊成討論這個項目，就是說將這個項目列入議程。

五一．我們目前要指出：Mr. Lodge 所聲明的原意與美國代表團所將採取的行動，其間的內在矛盾。我們要指出：倘若 Mr. Lodge 說明他將反對討論該項目，不論其真相爲何，那倒是比較爽快的說法，指明他所採取的立場，雖然這與美國在聯合國中七年來所採取的立場相反。

五二．Mr. Lodge 又說[第六二〇次會議，第九段]：

“法國曾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三日發表印度支那三聯邦完全獨立的政策，我們最近曾公開表示歡迎。”

換一句話說，他歡迎印度支那人民從外來的法國控制下解放出來，而幾乎在同一句話裏面，他對摩洛哥人民則置之不顧，雖然這些人曾努力奮鬥來解除類似的束縛，但竟不能獲得在安全理事會內陳述意見的機會，因爲照他所說的話，“摩洛哥的情勢實際上並未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第六二〇次會議，第九段]。

五三．一般人可能會解釋這種態度，認爲因爲在印度支那的共產黨份子武裝起來謀求解放，所以美國準備承認印度支那人民的確是渴望自由，但因爲爭取摩洛哥獨立的 Istiqlal 黨曾絕對表示不會受共產主義的任何影響，所以美國就不願意承認摩洛哥人民與其業被廢黜的國王穆罕默德五世的勇敢和光榮的鬥爭。倘若我們能夠獲得保證這個解釋不是正確的解釋的話，那末我們就會覺得非常高興。

五四．我們對於 Mr. Lodge 所說的話感覺到有深刻的興趣，因爲我們對於他有極大的期望；我們有信心認爲美國將支持摩洛哥人民，並且因爲我們知道這個偉大的國家的人民，美國人民，是絕對同情不幸的摩洛哥人民的，所以我們的信心亦因此而加強了不少。我們對美國的支持具有信心又根據另外一項理由——就是這個偉大的美國人民的歷史與傳統。

五五．例如，那個令人鼓舞的文件，差不多已有一百七十五年歷史的美國獨立宣言：

“我們認爲下列各項真理是顯而易見的。所有的人自有生以來均屬平等；上帝曾賦與他們某種不能轉讓的權利；在這些權利中有保持生命、自由及尋求快樂的自由。”

這是人類承受的特權，人類所得的秉賦。這是人類權利的定義，永垂不滅。

五六．嗣後約八十年，一位最偉大的美國人，林肯總統說這些話經過相當時間以後當能爲一切人類解除負擔，並能使全體人羣享受平等的機會。

五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西洋憲章除其他各點外允准於戰爭勝利和平恢復以後一切人民均應於他們所自由選擇的政府下生活。

五八．此後就產生聯合國憲章，它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

五九．這些引證表明了這個國家的人民的意見從其政府的言論反映出來，美國對於將一個項目列入安全理事會議事日程所採取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六〇．一位美國的卓越的代表，Mr. Stettinius 在一九四六年伊朗對蘇聯的案件中曾說〔第二次會議，第十八頁〕：

“倘若我們同意將這些案件列入理事會下次會議議程以便討論，那末，本人想我們一定可以在我們的心目中將這個情形弄清楚．．本人願明白地說明：美國政府相信凡提出一項控訴的任何聯合國會員國即應有在本會議席上陳述意見的權利。”

六一．另外一位美國卓越的代表 Mr. Johnson 在討論一九四六年九月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希臘的控訴時曾說〔第五十九次會議，第八十四頁〕：

“自本理事會成立以來，本國政府之一貫立場即爲：如有聯合國會員國提出聲明，謂有足以危害國際和平及安全之某種情勢存在，則理事會不能不與以機會，使其陳述其意見。本國政府認爲此項原則甚屬重要。”

六二．此外，Mr. Warren Austin 在就智利對於蘇聯違犯捷克斯洛伐克獨立的控訴提出意見時曾說〔第二六八次會議，第九十九頁〕：

“對目前待決問題所需決定的不是該問題的實體，也不是該問題的是非曲直。但是一個項目之應否予以列入議程以便討論，這問題經提出後像目前這樣，大家就必須審議這個問題的性質，以資決定安全理事會是否有權審議這個項目。”

Mr. Austin 接着又說〔第一〇〇頁〕：

“安全理事會能夠逃避或避免它所擔負的責任不聽取有關這些指控的意見麼？爲了這些理由，美國將投票贊成將這個項目列入議程。”

六三．當我們將美國在安全理事會中對上列各案件所採取的態度與當安全理事會於一九五二年審議突尼西亞問題而它曾棄權時所採取的態度以及與今日它聲明它將投票反對將我們面前關於摩洛哥問題列入議程時所採取的態度作一比較，我們就不免會感覺到它如何會有這樣劇烈的改變。當我們以從前的案件與突尼西亞及摩洛哥案件作比較時，我們就可以注意到一項重要的事實，就是說在從前的案件中，美國是反對蘇聯所提出的意見，而在目前則是法國處於蘇聯的地位。因此是否我們可以推論：倘若設法來控制摩洛哥的是蘇聯而不是法國的話，摩洛哥就能獲得美國、英聯王國，甚至法國的全力支持，並且可能早就獲得了自由呢？

六四．最後，本人要引 Mr. Dulles 所說的話（他在衆議院外交委員會內所發表的贊成艾森豪威爾總統於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日送交衆議院及參議院關於受奴役的人民的決議草案的陳述，其內容如下<sup>1</sup>）

“我們以一個民族的立場來講，從來沒有，將來也永遠不會默許其他民族受人奴役。我們這個國家自從開國以來，一向是崇奉自由的精神的。我們不接受亦絕難容忍以奴役作爲一樁不可改變的事實，可以使用武力或假以時日使之成爲定制。我們對於那些以藐視人民自由意志爲根據，由外國軍隊的野蠻佔領或由奉承外國主子的革命黨派擅權而促成的政治解決辦法，絕不遷就承認

“艾森豪威爾總統建議我們這個國家應當重行聲明我們所注意的一件事，就是說今日世界的鬥爭本質上係一種道德上的衝突。我們建議我們應該表明我們對人格尊嚴及政治自由的原則，信奉不渝，這種原則乃係我們立國的基礎，使壓迫者畏懼我們，被壓迫者信賴我們。我們建議以當初立國時的精神以和平的方式盡力恢復在目前被奴役的人民的希望。

“這個決議案並非號召人們進行流血及毫無意義的革命。但是在另一方面，這並不是一樁有名無實的措施。”

六五．我們業已促請大家注意美國自從獲得獨立以來一貫信奉的崇高的理想。Mr. Lodge 亦曾聲

<sup>1</sup> 國務院公報，第十八卷，第七一五號，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第三七二頁至第三七三頁。

明美國的反對殖民主義思想，我們亦曾提到美國以往對於將任何項目列入安全理事會議程所採取的政策。但是，使我們大惑不解的是美國今日竟一反其過去所宣佈的偉大和崇高的政策，支持法國控制摩洛哥，不允許在安全理事會內充分討論這個問題。

六六 現進而討論英聯王國代表的陳述〔第六二〇次會議〕。本人討論該項陳述將不像本人討論美國代表的陳述那樣詳盡，因為我們相信我們的請求——不論我們所根據的是如何良好的理由——決不會產生結果的，因為英聯王國代表團，不論其是否合理業已作成決定——不管我們的估價如何——並將堅持它的決定。雖然，我們必須順帶說明我們不同意英聯王國代表團的說法謂目前審議中的摩洛哥事件的性質屬於法國國內管轄的事件。

六七．我們業已詳細說明我們對於實施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意見，並業已設法證明這個問題在本質上並不屬於法國國內管轄範圍之內，因為國內管轄的觀念暗示對於那個問題有國內管轄權的國家必須在它所認為屬於其管轄區域內的國家裏有立法權，而那個問題必須是有關該國人民及領土的事件。顯然的，法國不能以這兩點中任何一點作為理由，認為摩洛哥是屬於它國內管轄範圍之內。不但如此，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國際法院的判決<sup>2</sup>業已就這一點說得十分清楚。

六八．即使如英聯王國代表所說，根據費滋條約(Treaty of Fez)的規定，摩洛哥的外交必須由法國政府處理，但是照我們的意見，法國政府不過是發表摩洛哥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個工具，除將摩洛哥政府的意願傳達於各外國政府的一項工作之外，並無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主張的權利。

六九．黎巴嫩代表在那一天〔第六一九次會議〕曾告訴安全理事會說摩洛哥王國在被法國政府強迫及非法廢黜以前所採取的其最後的措施就是遞交鎮守使一項關於請安全理事會根據憲章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調查摩洛哥嚴重情形的書面申請。因此，我們可以說摩洛哥經由正式的途徑已向安全理事會正式提出一項申請要求審議我們在目前所面對的問題。

七〇 英聯王國代表曾警告我們說在理事會中的辯論將立即引起暴動。若根據該項假定來說，那

末安全理事會就很難審議任何情勢，因為處於控制地位的當事一方總可以說如予審議或有激成某處暴動之虞，以此來做幌子。

七一．英聯王國代表將此次辯論與關於突尼西亞的辯論作一密切的比較，他說明我們必須提出新的和能使人信服的理由才能使理事會達成一項不同的結論。在舉行這兩次辯論的中間，大會在其第七屆會中不但以絕大多數決定了將突尼西亞及摩洛哥問題列入議程，並曾就兩個問題的實體舉行辯論及通過關於它們的決議案。倘若本人請求英聯王國代表根據他所提原則行事，在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以外再提出不應該將該項目列入議程的新穎理由，本人相信這樣請求不致有失禮貌。

七二．英聯王國代表在聲明摩洛哥問題是不在安全理事會管轄範圍之內的時候曾說〔第六二〇次會議，第二十段〕：“安全理事會不能因為自己願意，就有權對一母國和一屬地進行干預”。換一句話說，他聲明摩洛哥是一個屬地，是法國的殖民地——這是簽署敖幾西拉斯議定書的一個國家代表所說的話。

七三．我們注意到今日出席安全理事會的簽署敖幾西拉斯議定書的四個國家中祇有一個國家——蘇聯——似乎是尊重該議定書的，這是一樁令人悲傷的事；照蘇聯代表所說〔第六二一次會議，第六十三段〕，該議定書“並未剝奪摩洛哥的主權，因此，不能阻止聯合國來審議該國的情勢”。

七四．此刻本人要約略提到卓越的希臘代表所作陳述。這位代表提到亞拉伯人和貝爾伯人間的分別，斷定居民中有百分之七十是貝爾伯人。這是一樁奇怪的事，難道亞拉伯人與貝爾伯人混居雜處了一千三百餘年以後仍舊各自保留着不同的種族特徵，竟使理事會若干代表能夠指出他們間不同之處麼？

七五．法國代表在他的卓越的演說中——在我們看來，這次演說大部份是關於實體問題，而不是關於程序問題的——要我們相信他所敘述的關於釀成目前情勢的經過，而他希望能透過我們使全世界相信他的話。倘若不是因為該項陳述有實際上的漏洞的話，我們倒是願意相信的。照法國代表所說，有前由國王委派的負責行政及司法的若干大小官員——其數額自二七〇至三五六人不等，這些人就是國家的文官——曾向法國政府提出有關國王能力的請願書一件或兩件指出國王不能為一切黨派的仲裁人以及他危害了回教徒的信仰。

<sup>2</sup> 關於美利堅合眾國國民在摩洛哥的權利，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判詞，一九五二年國際法院報告，第一七六頁。

七六．法國代表要我們相信這些文官是人民的真正的發言人 and 領袖，但是同時其他的報導指出在這些人中大多數是不識字的，並且在執行他們的司法任務時，有法國官員作顧問，這些法國官員不但擔任了檢察官的任務，並且同時提出關於科刑的意見。

七七．法國代表聲明法國政府根據費滋條約第三條處理國王的申請，並在兩個敵對的黨派間——就是說一方是依法設立的政教兩界首領，國王，在另一方是文官 El Glaoui 及其黨徒——作調人。他又說明法國當局曾向國王施用壓力，經常勸告都統，並至少向都統作三次調停。有一次，鎮守使曾勸導都統不要立即廢黜國王——這就等於說法國政府也許不反對在日後廢黜國王——並在第二次，法國政府曾承認都統廢黜國王的權力。在第三次中，當法國政府努力作和解時，都統曾絕對拒絕鎮守使的建議。在目前，事實湊巧，由大小官員所選出的新任回教王侯就是這位 Sidi Mohammed Ben Moulay Arafat，並且就是 General Jum 在一九五一年所屬目的人。更屬湊巧的是這一位新王侯是屬於 Alaouite 王朝的人。依照法國代表所說，其他方面的工作已由高齡一百零八歲的元老 Al Muqrrri 來完成了，他曾宣佈國王缺乏能力，並曾嚴肅地宣佈 Sidi Mohammed Ben Moulay Arafat 為 Sherifian 王國的唯一合法君主。

七八．在法國代表的暢達陳詞中，我們沒有聽到他曾一提法國所擔任的任務——在費滋條約下保護國所擔任的任務。他沒有提到法國所做的和不曾做的事。

七九．我們要提出一個合理的比喻，倘若說摩洛哥有任何其他政黨——例如，Istiqlal 黨——在明天向法國政府提出請願書的話，那末法國政府祇將設法來在彼此之間進行調解，並因此而使它們處於平等的地位。換一句話說，法國政府將立即承認兩個處於不同地位的對立黨派，並將國王置於一個被審判者的地位，並且嗣後也許擔保他個人的安全而將他放逐出國。但是這並非一個近乎臆說的問題。此事確曾發生，就是說 Istiqlal 黨曾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向法國政府提出請願書。但是其結果如何呢？豈非放逐、屠殺的一類事麼？很奇怪的，目前當另外一個黨派向法國政府提出一類似的請願書的時候，它就獲得和國王處於平等地位的待遇。

八〇．我們在這裏有一個真實的文件，在這個文件中一位曾簽署反對國王的請願書的官員供認了他是被迫簽名的。本人徵引該文件如下

“讚美上帝，願他降福穆罕默德先知。

“一三七二年 Shaoual 十三日——即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謹書。

“Sidi Mohammed Ben Youssef 國王陛下，陛下係摩洛哥統一及國家主權的表徵，願上帝保佑陛下，使國家蒙恩獲福：

“國王陛下。

下列簽署人深感歉仄，特向陛下報告地方當局曾逼迫本人簽署反對陛下的不幸的請願書。本人簽署該請願書非出於自願。因此，本人要大聲疾呼，抗議行政當局所作措施，並將追隨摩洛哥人民同聲斥責並抗議殖民主義者及其走狗所秘密計劃的陰謀。本人支持 Sherifian 王朝陛下的權力，不論何項命令，自當遵辦，決不敢提出意見或反對。願上帝保佑陛下，來做我們的領導者。願陛下獲得平安。”

八一．此時本人要提到 Mr. Hoppenot 的陳述中的一項極有意義的牽涉。在一方面，這裏有自稱擁有四千人力量的 El Glaoui，在另一方面，這裏有法國駐摩洛哥軍隊的全部力量，我們相信該項軍隊力量在十萬人以上；而 Mr. Hoppenot 告訴我們 El Glaoui 及其黨徒——其中祇有一小部份是武裝的——威脅了在摩洛哥的整個的法國軍隊。我們不信倘若法國當局願意的話，他們不能迅速消滅所謂 El Glaoui 及其黨徒的叛變，事實上，他們對民衆暴動曾不惜以殘殺及流血的方式遏止，不久以前他們在卡薩布蘭卡就是採這樣的方式。

八二．我們對於 Mr. Hoppenot 所作的一段陳述深為感動[第六一九次會議，第七段]。“本人將避免談到一個每日看到法國在摩洛哥經營四十餘年的工作被人誤會及其動機受人嘲笑的法蘭西人所發生的一切反感”。本人不信 Mr. Hoppenot 在任何地方曾否認摩洛哥四十年來一向是實行戒嚴法的。那末我們是否應當承認法國在摩洛哥所施行的德政必須以武力來強迫不願意的人民來接受的呢？法國的這些德政一定是在什麼地方有失策之處；否則在摩洛哥就不會產生驅逐良好的法國當局的運動，亦決不會發生廢黜國王的事件了。

八三．好像我們已經說過的，我們對於 Mr. Hoppenot 所說的話祇覺得非常欽佩。例如，他所說的一篇謙虛、爽直和公平的陳述[第六一九次會議，第十八段]。“法國企圖和解既不幸而失敗，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實無理由訴諸武力，強迫整個民族受制於其所擯棄的君主”。照我們的意見，“強迫整個民族

“一語乃是名言，值得各方引證的。誰是被強迫接受該項決定的整個民族”呢？當然就是 El Glaoui 及其黨徒。照我們所知道的，在摩洛哥並沒有選舉和民主的代議機構。唯一能發言而自稱代表摩洛哥人民百分之九十的政黨就是 Istiqlal 黨。我們知道 Istiqlal 黨不論在過去與現在是真正反對法國在摩洛哥的政策，並且它因為反對而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是否法國政府暗示 El Glaoui 及其黨徒能夠代表摩洛哥呢？倘若國王這樣的不得民心的話，為什麼牢獄中繫滿了他的擁護者呢？而他的誹謗者不但能自由行動，並且獲得宴賀、授勳並被認為可以代表摩洛哥及其人民呢？

八四．法國代表會嚴重地說明：安全理事會若意在建議法國政府應當放棄和解而採取強制行動，則理事會此舉誠屬不負責任。但是他沒有提到被強制的是什麼人。倘若它要對國王施強制行動——法國當局是一貫地和不斷地強制他的——那就不發生問題。但是，倘若安全理事會即使在理論上建議法國政府在履行它所擔允保護國王和保持法律與秩序的義務時應責罰都統，阻止他並強迫他遵守國家的法律的話，法國代表是否能夠接受是項建議呢？

八五．Mr. HOPPENOT (法蘭西)：本人祇想答覆方才巴基斯坦代表陳述中的一點。

八六．Mr. Malik 在幾天前所發表的一篇演說中[第六一九次會議]曾提到據說摩洛哥國王含糊地交給 General Guillaume 或一位與他接近的人的一件致聯合國——特別是致安全理事會——的請願書。Mr. Malik 曾鄭重地和審慎地發言，而巴基斯坦代表則說得較為確切和率直，並認為該項文件或請願書的存在確係事實。

八七．本人祇要報告理事會 General Guillaume 曾授權本人來正式否認國王於出走以前曾將致聯合國或安全理事會的一項請願書，直接或間接，親自或由居間人，交付法國鎮守使的事實。

八八．Mr. KYROU (希臘)：對不起得很，現在又來發言，不過本人說幾句話就完了。本人的朋友，巴基斯坦代表曾以客氣和平靜的態度對於本人在昨天[第六二一次會議]發言時所提到的摩洛哥人民中百分之七十係貝爾伯人一節表示不同意。這個數字引自倫敦八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經濟學人報中一篇文章；Mr. Hamdani 在八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中[第六一九次會議]曾引證過，Mr. Malik 今日也引了。本人採用這個數字是因為本人和他們同樣尊重這一份倫敦雜誌的公平和客觀態度，並且在同時，本

人認為這個比例較本人在字典裏面所找到的其他比例為佳，且更為公平。例如，在一九五〇年的 *Collier's* 百科全書內曾說摩洛哥人民中的貝爾伯人佔百分之八十五。但是倘若允許本人引證本人所說的話，本人在昨天發言時曾提出這個問題[第六二一次會議，第十三段]：

“摩洛哥人民全體居民中百分之七十是貝爾伯人，他們的酋長對於歸順問題——我們至少可以那麼說——不是常與在平原和城市內的居民意見相同的。這個事實我們為什麼不切記於心呢？”

本人並沒有提到貝爾伯人的意見——他們是否贊成或反對從前的國王或是否贊成或反對現在的國王。

八九．主席：本日發言人名單業已告罄。智利代表請求在明日的會議中發言。

九〇．倘若沒有人願意發言，為設法來結束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並在明日午後舉行投票起見，本人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在午前舉行會議一次並在午後舉行會議一次。

九一．本人要知道理事會各位理事對於這個建議的意見。

九二．Mr. HOPPENOT (法蘭西) 法國代表團沒有意思再來一次長篇演說。但是，它希望能有一個機會得有比今天晚上更多的時間來研究今日黎巴嫩及巴基斯坦代表所作的兩次演說。倘若本人可以這樣說的話，本人希望這兩位代表多少已經把他們所要說的話說完了，而以後再要發言的祇有主席及智利代表兩人。倘若事實是如此的話，那末祇要大家有誠意，我們就可以在明日午後結束。本人誠懇希望我們不再舉行一次午前的會議，這種會議將剝奪若干代表團，並的確將剝奪法國代表團準備最後辯論的必要的時間。

九三．因此，本人請求我們下一次的會議在明日午後舉行。至少，這是本人要表示的意見。

九四．Mr. Charles MALIK (黎巴嫩)：本人同意法國代表的一點意見，但是不同意他的另外一點意見。

九五．本人同意他的意見，就是說最好我們在明日午後舉行會議以前不要開會，俾得我們能夠充份準備明天的舌戰。

九六．本人不同意的意見，就是說本人——至少——已經將所有要說的話都已說完了。本人要向他保證雖然本人已將要說的兩三項意見說完，但本

人還有半打以上的意見沒有說出。是否說完還要看這個事件的發展和我們將聽到 Mr. Hoppenot 以後將發表的陳述。雖然，本人認為倘若我們假定我們業已把我們的意見完全提出而不再有任何意見的話，那未免於樂觀了。

九七．在事實上，我們仍舊是不過爭辯是否應將該項目列入議程的問題。當理事會一致投票贊成將該項目列入議程——像本人所充份預料到的一般——那末真正的舌辯才會開始。我們幾乎有無數項的意見要說的，並且有很多項論據要提出的。

九八．主席：既然有關雙方均請求我們在明日上午不舉行會議，本人假定這個問題就應當這樣解決。

九九．本人在目前願意極坦白地說明。顯然當本人說我們在明天結束這個問題的時候，本人祇是

指將這個問題列入議程而言。本人所希望的就是倘若可能的話，我們在明日將這個列入議程的問題來付表決。

一〇〇．本人設想倘若沒有意外事件發生的話，我們在明天午後可以用較長的時間來開會。本人說“倘若沒有意外事件發生”這句話的時候是經過一番考慮的，因為倘若有許多代表要求發言的話，那末我們就要再舉行一次會議。

一〇一．倘若理事會各位代表同意的話，我們將於明日午後三時舉行會議。

決定如議。

午後五時三十五分散會

